

T5236.7/2213

33

5

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4 1932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晉江河喬遠撰孝道

序

典則

御製

宣宗章皇帝

御製帝訓序

臣何喬遠恭輯

朕惟天心仁愛下民委命君以主之君德必如
天之包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生息無不足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晉江何喬遠釋孝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序

典則

御製

宣宗章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御製帝訓序

朕惟天心仁愛下民爰命君以主之君德必如
天之包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生息無不足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MAY 14 1993

又序
之歎而後有以稱天之所命然其道至大其事
至繁非可一言盡也蓋君量必如天之廣心必
如天之仁施必如天之博行必如天之健必明
如日月必信如四時而所以爲治者規模之弘
遠條理之精密必皆極其至而後有以盡君之
德稽古堯舜禹湯文武其爲君皆能體天心行
天道斯其治爲甚盛漢唐宋雖間有賢君不逮
於古矣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膺天
命奄有萬邦
太宗皇帝再安宗社

仁宗皇帝繼志守成

三聖相承心天

之心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綏撫天下爰暨
朕躬獲纘鴻緒臨御以來夙夜兢兢惟
三聖之心之道不敢怠寧荷天地宗廟之祐四
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永惟祖宗開創之
孔艱守成之不易而欲後之嗣君皆將敬承於
無窮也間於幾務之餘述帝王要道而類析之
將永詔于子孫夫人君之行惟德爲本有德斯
天命存焉人心歸焉苟無其德天命去之人心

又序
叛之從古國家興衰理亂皆繇於此故首之以君德夫君位者天之所命祖宗之所傳也惟

天惟

祖宗是崇是敬體其心而不

遺循其道而不倍君德之大也故行之自奉天法祖始德之及人也自內以及外自邇以及遠孔子論治平必先齊家文王之德化本於閨門故次之以正家家人有整齊嚴肅之道必有恩愛醇厚之意故睦親次正家焉一家之親吾同氣也天下之人吾同類也人君代天子民一視

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故仁民次睦親焉國家政事有體本末有序與夫綱紀維持之方皆當謀慮審度使咸有條理故繼之以經國以一人而御天下一心而應萬幾如一民失所吾之仁未能徧也一令未當吾之政未盡善也當自疆不息使靡有闕違故繼之以勤政修於已者宜崇德而去欲恭敬節儉則善德日進戒慎儆惕則私欲自消故繼之以恭儉戒儆焉有君必有臣君總攬其綱臣分治其職如歲必有春夏秋冬

而後成化功君必用賢智才能而後成治效故用賢繼之人之賢不肖未易知也固有貌愚而心通象恭而內詐者必驗其所存之正觀其所繇之善斯用之而績成故知人繼之誠知其人

之非正也必去之良農必去稂莠恐傷嘉穀明君必去讒佞恐傷正人讒佞去而後君子安善治興故去邪繼之事必有幾幾者動之微也燭於微而防之爲力易及其著而去之爲功難是以大易慎履霜之戒春秋嚴無將之法故防微繼之政之所大患言路不通也蓋上之過欲聞焉民之隱欲聞焉是以隆古設諫諍之官聖人有芻蕘之問故求言繼之事神莫嚴於祭也所以致精誠徼福惠而敬爲本能敬者致福不能者速禍神人感應之際明矣故祭祀繼之治民莫急於養與教也耕歛以時可以厚民生而資國用化導有方可以善風俗而成賢才故重農興學繼之公賞罰明黜陟所以懲勸也賞一人而天下務於善罰一人而天下警於罪陞一賢

能人皆思奮功黜一不肖人皆思革過施約而效博故賞罰黜陟又繼之刑者聖人不得已以輔治非恃以爲治也一或失中傷人之生于天地之和關係至重故恤刑又繼之夫然宗社可以永安生民可以成遂天下可以長治吾子孫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御製歷代臣鑒序

朕惟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明碩之士相與翼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爲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跂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爲臣非必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闕而譽聞著雖去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徃徃有生不

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共爲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

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爲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不能皆然此臣

鑒所繇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於是編而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窮矣朕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爲臣亦必有以助益於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睿宗獻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本草考異序

天下之物耳目之所常及者易知唯生於荒遐載於祕書異於世而其功寔可利人者人皆不識必俟博考圖誌撮其名要然後徵而用之譬之人焉莘蟠崑穴僻側沉淪之賢非賴睿哲明厥孰支蠱蕩於當時建偉烈於後世哉噫此吾本草考異之書所繇以作也夫著述本草自羲皇以來凡幾醫家者流習其易而忽其難用其常而捐其異藥有排山倒海之力唯性味之異常者能任之亦惟醫術之異倫者能制之以伐

病攻毒也醫之道亦難哉人知日精之益明而不知善芳之生竒幹者食其肉人不昧其目人知丹棘之孕陽而不知稭苡之出康民者食其實婦亦宜於子人亦知質汗之轉胎而不知質汗者本名灸穀過也人知乳香之活血而不知乳香者別名黑撻纏末也大率藥物性異名異生異而所載之書異不有以考之臨證和劑之際不大有悞於人哉吾憫世之盲於醫而人之闕於瘥也專令良醫副周文采櫜括諸本草考

其異者彙錄判上下卷以進援據精核題之曰
本草考異俾工正梓之以與天下之欲壽命脉
者共焉儻醫師因是書考藥物之異歸諸醫道
之常常彼之異而藥之異者有常者主之雖時
流俗師亦知而可用之異吾之常而藥之常者
有異者輔之雖殊方絕域亦咸知而不棄之夫
考藥物之異尚足以起死回生而免昏札之患
况有國者搜人才之奇異卓絕變易姓名逸於
草莽者起之位著叅常士而任之豈有不能活
國安民興滯補弊以翊成太平仁壽之治也哉

宋濂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
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逮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
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
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
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
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

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規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朝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迨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

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

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

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

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蒸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

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

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俱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箴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

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徃徃拘礙不相爲

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

禮樂文物咸遵徃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

又序
與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經籍

縉紳

王禕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

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丞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
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
多曹氏時置縣南名多孫氏所置是又若三國
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
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
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
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
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
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
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
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
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
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
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略
迂恠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
徃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
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

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
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
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
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
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
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
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
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
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
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
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
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
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
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
而無所據葉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
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

又序
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湛若水

古小學序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之教無傳焉辟雍泮宮之教無傳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乎息矣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其篇散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能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彼考室弗惟其堂曷其能構構則圯若農力穡弗惟其晦曷其能播播則不實吾懼焉乃因讀禮采而集之復爲蒙養洒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

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
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彝鼎也嗚呼
斯文也自夫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達
之者也嗚呼元子小子苟能習其文行其實立
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成書行之家塾
傳之子孫云爾

楊慎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
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
所繇始也神禹旣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
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
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
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
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
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
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旣成

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
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恠
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
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
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
于黃帝姚姁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
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
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
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
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
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
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旣迷其元而
疑者遂斥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
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
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
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

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
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
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年歷遠
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
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
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
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
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
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
點更不複書此易見爾迪旣誤讀君子員員邈
邈員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
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
員成何訓詁邈邈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
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
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
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
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
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絕表

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柰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

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
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
古丹經主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
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峽憲副云南方有掘地
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
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
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
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
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
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旣以
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
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
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
露足矣誠可咲也余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
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鳴
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
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
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

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
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
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
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恠迂之文彌以
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豐坊

道德經贅言叙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恠誕不
經宋儒因斥爲異端與曾子問論語所稱異學
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路史王深寧金
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
下垂故名字伯陽父皐陶之曾孫曰某爲夏大
理諫關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
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
成湯太戊武丁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
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
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柱下史幽王時論三
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

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
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爲老子又言錢鏗彭祖
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關授令
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要
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
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主呂
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託之
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都督萬侯
鹿園子暇時爲之贅言能發明性命可傳也或
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佛氏
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於是
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
之是彼實藉我我曷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予
曰聞子學精於經於諸史博而覈必詳老子之
世幸爲我序贅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德
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余從史成
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
百家言靡弗通馭歷至大帥於天下事靡弗燭

於心使爲文臣可以坐廟堂議禮樂佐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夷不但溷溷已也

唐順之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齋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旣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

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

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之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子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

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于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

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
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
能駕其說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楊謝
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
醇者大矣其未能不侵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
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
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
者之意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
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
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
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
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
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
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

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
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
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
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
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
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
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
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
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
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
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
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
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
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
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
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

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盖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馱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蘇濬

家禮集要序

禮之不明久矣而吳越爲甚以不佞濬所睹記

三吳之俗歿而不歛七七爲期且從浮圖之教以天門地獄鋼諸愚瞽則誦涅槃以求解脫甚則作樂侑尸貴介公子結駟連轡持酒食相勞苦手杖而耳絲竹身衰而口沉酣若眎爲故常又甚則借佛家玄譚舉先人遺體付之煨燼投之溝渠中若不甚惜甌越諸郡婚嫁論財男必修儀女必盛飾日尋珠璣之奏一不當若負宿債然羣舉而嗤之卽擔石不克二黜縣罄亦彊勉以弭怨聲於是窮約之家得一女輒溺之若

仇富宗豪室展轉相効殺子傷生甚於胡貉且以得脫債緣爲快嗟夫禮教不明固若此極哉濬觀儀禮書曲直萬端靡所不貫紫陽先生業加潤色鉅不遺彛章細不忽故常緣情立極斌斌乎其莫之益損也緣襲以來嚴者拘其體縟者侈其儀持說龐雜不可顛一學士薦紳溺於謠俗至不敢抑情就禮寧自棄於先民何論蚩蚩耶河東令狐先生手家禮集要一書大都斟酌疏數之間損益文質之際使賢智者衣被飲

食即隕然自放者亦不至拘而多畏蓋祖文公
意而善用之者也長君觀察公入吳越亟付之
梓嘉與都人士共之不佞濬獲嗜是編持以式
章縫令無越尺寸其益弘矣聞河汾風氣所鍾
多逡逡禮讓君子其在先生哉

韋布

趙本學

孫子書按解引類序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

扑治也則有兵兵之爲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
有法其事起於鬪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
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
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
也用之合天理則爲仁義合王法則爲禮樂故
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毳
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爲道假尊周爲名要純乎
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何歟
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本爲漢賊而姑結與爲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軍仲達不戰遺巾幘以激之郭模詐降泄人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開門卻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於虜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

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虜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爲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爲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來儒者未嘗一開其扃鑰雖有曹捺李筌杜佑杜牧王

哲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弼等十五六
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
承古文漸失迨至于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
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爲校
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
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可以讀
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
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爲諱殊不知春秋之
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
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
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
子豈不以魯爲義孫子爲賢乎漢唐晉宋及我
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
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
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
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爲之序

古集

縉紳

宋濂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

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于衢之龍游鷄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

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
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思泯滅無傳亟正
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
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
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爲尤
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
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
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
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

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
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史令郭
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叅
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
中數以爲曆本卽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
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
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
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
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逞逞

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問及推日月之薄食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顛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王 鏊

孫可之集序

凡爲文必有灑揚子云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灑焉况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法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

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
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
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爲文
真訣可之卒其法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
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
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荆
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
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
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
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
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剗
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
却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
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
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王宗沐

陸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

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

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旣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固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

而宗廟欽心也者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予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證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之學可知也已

沈懋孝

清英集序

天下英奇珍妙常胎涵於空洞湛清之中舉世而知之莫能曉其精理故夫心之爲器文乃在中卽博雅多聞常患滌除不淨所以去道尚遠彼其夙根無源願力未定清何從生濁滋以長

染世芬者牯反覆而幾亡障耳目者中纏綿而易塞才情所至皆繇俗識所通譬則飛蛾游乎簾紗之上 一絲隔天咫尺萬里雖有勤心此道莫之能致千載濁緣沉沉自昧亦云運會而已矣且夫碧霞迥而朗月流輝秋濤澄而芙蓉發彩氣清之極自然光華五色所絢皆繇空造神珠生千仞之下空翠生千仞之上魚龍變乎海星斗變乎空鳴鳥擇碧梧而下來琪花托綺石以長榮彼旣繇清氣鎔結所成故非清無以靈必資清而能化易不云乎洗心藏密以神明其德也古之至人與日月叅高光獄比曜吐精尺輻揚芬無窮其才特邁其心自殊將夫前生閬苑乃亦挾有三天之靈氣者乎李長庚蘇黃州其人則仙其文則丹真吾之友屈子賦騷莊蒙銓道邈哉洋洋玄風可挹又百世之師表也吾輩日走塵埃滓濁未融胷中無靈根而望清英之來可得哉勗以軒几新以盤銘穀旣辟矣芝亦不茹湛湛此天濯濯其源雲中仙者翱翔自

來可知五靈初無竒術凡心盡者天心乃見清濁聖凡之界在所自處焉挹是求清羊亡鹿走失吾指矣

詩篇

縉紳

宋濂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

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其歸于道焉爾

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為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已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高棟

唐詩品彙序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

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
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
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
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
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
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
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
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
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
仝之鬼恠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
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
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
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
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
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
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
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
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

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壘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喆採摭羣英芟夷繁蝟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畧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唯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制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

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
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嘆息於斯繇是遠
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
善鳴者殆將數百按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
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
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
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
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
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
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
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
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楊慎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
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
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
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哲賢

焉賢啓聖乎于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
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惜夫
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
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
瓌語網羅故失綴合叢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
誰能不含聖哲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已寶茲類
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
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
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繇前

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繇後言之則今所存
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
若狸首鷺誦蠶蠨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迨其
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
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粹之
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
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
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
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

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又諸執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詩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犖鼎匝甗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托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宋濂

御賜甘露漿詩序

又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
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

應勅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鬕
跪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

詔昇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
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鬕以投湏臾融

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幕
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

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
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
其味甘如飴而弗賦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
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
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
之李白召對金鑿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
之以示後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

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黃覆持之恩
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鴻羨滋播今其
露頻降大和塊北民物救寧洽于太康是皆一
人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
上德惟思日孜孜以圖報為事 皇上不
自滿假錫釐群臣霑丐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黃
地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接肌藏體曠世奇逢豈容
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侈 上之
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
子孫荷天之休於無疆

劉崧

陪祀方丘應 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

將有事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太常寺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

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備法駕御袞冕

自東華門出詣 太廟謁 仁祖淳

皇帝以配享告駕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止

駕乃入

太廟門降輦而趨右丞相率羣

又序

臣百司以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勅百官各返所司以俟命又明日丁巳雨止駕自西華門出太平門徃省牲于壇左之牢既畢進詣齋宮以居暨午有旨命中貴人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林應奉臣張籌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蔣子杰給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兼禮部主事臣孫某國子學正臣夏閱學錄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趨出所居齋廬遵輦道之傍逕櫺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以入于

上所御之殿特

上新服綱常紗巾

神慮燕閑天顏穆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天雨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物所有著咏因命賦殿下柳檜并荷露詩一首臣琳等奉命踧踖退卽殿隅屏息覃思濡翰摘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

既而復命中貴人傳

旨令賦詩者咸往

又序

殿後觀梔子花俾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成序
進如初 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季

道等出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
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虔宅心玄默

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又嘉樂時物志通群下
斯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臣崧忝司職
方幸陪法從近天威於咫尺遂言志於一堂其
爲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庶
幾表宣皇風傳示無極

楊士奇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

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
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
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親建伯臣玉少師臣
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璉臣湊臣中侍郎
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

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
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
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
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
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
爲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
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
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
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
和三殿又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
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
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伏之各隨其性萬象畢
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
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

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命咸醉而歸又拜授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露席

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
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皇

又序

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
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
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
甚盛也於是群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
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
序於卷端云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
民鮮少園池水木雜落蕭散之趣徃徃遇之如
游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
然其地旣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
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
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
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
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
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群情於一日

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詔京官
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
爲醵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
雪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迓晝而畢集居
城西者余及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文
章尚陳光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
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朝宗凡十五人余正安
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
僑於西皆賓致之皆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
齒邊豆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懽洽之至清
言不窮間以善譔禮度無愆文采相發於是舉
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爲韻賦詩韻少則疊
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之有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歲終休之
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况吾徒皆仕有職仕旦
暮在公惟惰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爲一
日之樂者其於義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
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爲樂亦不可得今之十

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詩成粹爲一卷余序其所繇來於簡首各錄一本藏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興慕者乎

倪岳

游甕山詩序

漢志祓除晉叙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適主于余故以先一

日戊辰有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晶菴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可眺或近或遠于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蒼鷄犬相聞烟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

茂樹廻環幽蔭蒼蔚坳窪渟滌百川所蓄宵乎
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于
游者沿城隍逾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茲山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于是雲開日晴川流山
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廻巧獻技若迎若送者
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
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余
之游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
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廻繞而西湖波粼
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
而北山木蔓絡鬱然而青筇逕透迤坦然而平
石梁可涉潺湲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
與下馬攝衣而行求晶菴而登焉至則僮僕俱
在稍具盃酌汲泉瀹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
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暮色雅
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荆襄陳謨詩序

昔趙宋景祐間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

論事言元昊必反狀宰相以禹爲狂言徒之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時陳希亮爲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朝廷始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夫豪傑之士率能察天下情審利害之實故嘗見於人之所未見憂乎人之所不憂而言人之所難言者然以位則卑以力則薄不能必行其言而當道居尊位有可爲之力者不惟不之憂而又眎其言不以爲狂則亦以爲迂闊過慮而莫之省此天下之事每至於靡潰不拯者良可慨也當今上卽位

改元之初歲適荐饑流民繇唐鄧以趣竹漳鄖房山谷間者日以千百計錦衣戶侯楊君廷玉以使事道出其境遂具䟽以聞謂宜預爲之所毋俾滋蔓將貽患不可勝言者時朝廷雖嘗慮此而未必遽至是故君之言不行未幾流民構亂荆襄大擾乃命撫寧侯永大司馬圭率師討平之及乎論功行賞君不與焉君退然守其職

無幾微見於言色者於是陝西憲副本端杭章
論列其事欲亟加褒賞以勸來者士大夫又從
而歌詠以張大之余因卽古人以觀君之事方
其有所見而言固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而敢
遽自以爲功哉不幸言之而中視民之不免於
兵革之禍其心亦戚矣而又恐假此以望榮進
之意哉然而憲臣論之朝廷知之天下慕之士
大夫頌之視宋之所以處禹者可謂不侔於君
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夫論之與表其忠慕之思
效其義頌之欲不沒其善也而况

帝心

簡注柄用日隆則君奚可以此而自多乎哉他
日著勲庸於時流聲光於後當有大於此者余
執筆太史之末尚爲君牽聯書之

吳希賢

京都十景詩序

昔商居亳周都鎬皆爲永世不拔之基詩人歌
咏其盛曰景員惟河曰豐水有芑京都帝王天
府之國也方

太宗文皇帝駐蹕以來太

平之曆周家卜洛蓋有億萬載而無窮者是豈
淳風既還國家文明之運儲爲精英徵之車書
文物之際郁乎其盛京都故有八景勝國豈詞
人之所品題景多搖落詞復纖恠
聖皇

既作於是乎釐而正之於太液易秋風爲晴波
瓊島易春陰爲春雲薊門易飛雨爲煙樹西山
易積雪爲霽雪惟玉泉垂虹居庸疊翠蘆溝曉
月金臺夕照四景則仍其舊天順間復益之以
東郊時雨南園秋風總爲十景巨靈所秘藏者

始發洩無遺矣館閣諸老之篇章聲韻琅然可
諧金石其卽殷周詩人揄揚盛美之意於乎休
哉我國家
列聖相承所懷惟德所保惟

民用是百年間土宇取章益完以固京都十景
隱見出沒如在屏几之近而諸老遭際聖明操
觚染翰以追蹤雅頌雖曰卽景而作千載之遐
當並傳於世無疑也後之人誦其詩將有得於
山川風景之外者希賢謹序諸首簡用以告之
來者俾考焉

程敏政

卻金詩序

故諸賢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
操嘗䟽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
水火盜賊饑餓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資給之雖
傾橐弗恡有俞繪者落魄江湖人也君廉其貧
以鎰金貸之不質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
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遣其
子以金倍息來歸君之子朋玉朋玉不知也亟

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誤邪
其子不獲命則奠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
則以予鄉人之貧者當是時太平恒齋李君分
教諸暨其二子惟誠惟敬與朋玉資同硯席蓋
未嘗不嘆異其所爲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玉未
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
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
者乃繪爲圖請縉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
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鬪且訟以

至于離親悖交者矣有僞相質券而誑人之有以自殖爲得計者矣烏有權義之所在有可受之理而毅然固拒揮利而去之如瓦礫者哉克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之所爲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蓋去今四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說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爲是矯然不情之行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兄弟薦友誼而汲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風風乎有挽頽波振末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其名得包孝肅呂榮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玉則何患乎名之不著予獨以爲官愈顯則責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爲事之重輕也哉朋玉名珏今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誠名贊今吏部主事惟敬名貢今戶部主事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云

皇甫汈

送家兄赴瀾詩序

余兄仲氏建節越鄉戒舟吳渚慕山水之標奇
悵土風之非遠浩然行矣曰余兄弟同氣四人
咸以上次之資晞英賢之烈守中才之訓恢世
及之猷方其密山同徑竹林共室晨亡羊於挾
筴夜聚螢而披翰孰不懷鴻鵠之舉爲燕雀所
咍哉蓋具邇蓬蒿之間而志馳雲霄之表矣迨
夫兩兩振翼各各司鳴余與仲氏早承休顧載
忝嘉招驟駢服於兩前聯纓綉於三署志何協
也至於釁啓權璫讒張貝錦竄瑕丘以竢罪浮
湘江而發憤跡何均也是得則攬暉霞矯擬之
於二龍失則戢羽泥潛方之於雙鴈遇則達适
之疇表周楨之隆違則褒融之輩流漢家之痛
殆相關焉一旦稍稍叙遷爲天子之憲臣樹東
南之偉績羌又莫知余之所之矣伯兮褐玉以
賁園季也奏金而登廟一門之子四方其人求
爲曩昔同莖之棲共室之聚可易得乎嗟夫窮

達時也屈信命也聚散數也忻戚情也情有所
感則命在所安數有所值則時在所委復奚心
哉康樂耽游赴修畛而含楚平原于邁臨清觴
以興言念此仳離鬱爾敦賞若其敷政以拙守
才以愚規諭之義良友詳矣聊賦短律敬書末

簡

建時也。屈信命也。聚散數也。忻戚情也。情有所
感則命在所安。數有所值則時在所委。復矣。心
哉。康樂。耽游。赴修。畛而含。楚平原。于邁。風清。塵
以興言。念此。此離。辭爾。敦賞。若其。敷政。以相。守
才以。愚規。論之。義良。友詳。矣。聊賦。短律。敬書。末
高

